

继承创新的楷模

——忆郭霭春教授学术人生二三事

罗根海

中图分类号：K8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7145 (2002) 01 - 0052 - 02

正当中医系紧锣密鼓地给郭霭春先生筹备举办九十岁华诞学术研讨会的时候，郭先生却匆匆捐馆而去，事情的突然犹如当头一棒，中医系即将“分娩”的文献研究中心还要仰仗先生的指航，医史文献学的发展还需要先生的谋划，中医学的继承和创新还需要先生的设计……总之，中医学的发展有太多的事需要先生，此时逝去怎不叫我潸然泪下。

适逢今年国庆节、中秋节双节同日，照例我去探望先生，当时先生患严重的皮炎，肩头上脱掉的皮白花花的，眼结膜红红的，只是精神还好。见到我寒暄后并未提及疾病的事，而是跟我讲起当前日本对《内经》研究的情况，他对岛田隆司先生因肝癌早逝而惋惜，并对他在《内经》研究方面的成就持肯定的态度。同时又把日本新出版研究《内经》的书籍给我看。当时我一方面感到很惊讶，一方面感到欣慰，惊讶的是他严重的皮炎，真是看到了“不死也脱层皮”的真实样子，欣慰的是他已是九十高龄，记忆力还如此地清晰，想必五脏还是很健康的。这次见面，他的谈话还是郭先生最为一贯的、最普通的表现，一个不顾一切往前冲的“战士”的形象。

郭先生对《内经》情有独钟，由来已久。不仅是《内经》历来被看作是医学理论基础之渊数，医家之圭臬，不朽之“教经”，而且他是在“独旁搜而远绍”。承袭着以校勘为主的对《内经》的研究。15世纪以来，传统训诂学迅猛发展，考据学风靡于清儒之中，一些文字、音韵、训诂学功力深厚的学者在治经史古籍之时，将研究对象深入到子部书籍，而《黄帝内经》由于其语言的丰富成为学者们首选研究的重要子部书籍。如俞曲园先生的《读书余录》凡四十八

作者单位：300193 天津中医学院

作者简介：罗根海（1947—），男，教授，中医系副主任。

主要从事中医古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条，胡澍《素问校义》书一卷，因未成而逝，故仅存三十二条，孙诒让《札迻》卷第十一，既为校《素问》的札记，凡十三条，于鬯《香草续校书》二卷凡百零三条，以及顾观光、沈祖緜、冯承熙、江有诰诸先生对《内经》的研究，继承和开创了《内经》研究的校勘训诂派。郭霭春先生历二十余载的心血，在对“《素问》整理研究”中就是把校勘作为整理注释《素问》的重点。《内经》一书经文仅有472条，而郭先生给《素问》校勘的地方就多达2478处，遍及全书的每一个章节。先生在继承清儒严谨治学上直可谓有劳矣。

在传统校勘的对校、他校、理校、本校方法中，咬文嚼字是少不了的，而中医学文献具有医理与文理相结合的特点，中医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尽管“《内经》多论针而少论药者”（张从正：《儒门侍亲》卷二）但郭先生在校注文字时，凡需要方药佐证的，均提供依据，使校注之处既符合文理，也符合医理，特别是在校注中这样贴近临床，把深奥的医经理论，化解成极易明白的道理，这不仅丰富了校勘的手段，而且还形成了中医古籍校勘的特色。当你读了郭先生的《断医林改错》中有关用中药方剂去佐证一条条新校正出的条文时，你会感觉到校注者那种人文关怀的仁爱之心，一种谨慎细腻的校注风格，给你带去一种无限的抚慰。

郭先生早年曾对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颜元作过深入的研究并著有《颜习斋学谱》一书。颜元，号习斋，在学术上曾和其学生李塨倡导一种注重实学，强调“习行”、“习动”，反对读死书的学风，世称颜李学派，这种务实的风尚一直对筑就先生的人生价值观起到重要影响，融汇在他的勤奋的笔耕事业当中。先生注重著述文章，不仅“文章是经国之大业”，而且是爱国的体现。当他主持编写《中国分省医籍考》时，曾多次对我们反复讲，中国有五千年的历

史,仅中医著作就著述无数,遗憾的是中国没有人给予总结,此项工作却让日本人做了,我们能不感到愧疚吗?正如先生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分省医籍考》的序言中所云“至日人所编《医籍考》、《宋以前医籍考》,吾医家读之必有慨于过去文献学之不修,而警惕来兹矣”。这些话对于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文史工作者来说,能不感到震撼吗?这是我初识郭先生时记下的最深刻,且永久不能忘却的教诲。

《中国分省医籍考》是郭先生的又一部得意之作,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上面说的他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了却了一个心愿。二是从未有过这样大规模地利用中国地方志资料。先生文史功底雄厚,尤擅长目录学,现在又能利用“方志”目录,编著了超过同类书籍多少倍的新目录书《中国分省医籍考》,心中溢出无限的喜悦,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每谈及此书时,先生总是赞叹不绝。所憾的是当时只参考了5057部地方志,完全可以利用未阅到的方志再写一部《中国分省医籍考补遗》。今年夏天我在南浔参观嘉业堂藏书楼,因那里是我国收藏地方志最多的地方,又想起郭先生这件憾事,只是担心在经济利益驱动的今天未必掏得起阅览费。80年代初我虽然在先生的指导下参加该书的资料收集工作,但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却知之甚少。15年后,当我给研究生讲授古典目录书籍序文选读课时,才

深深领悟当年跟郭先生编写的《中国分省医籍考》目录书籍中的类型特征。清代训诂学家既反对“望文虚造而违古义”,又反对“墨守成训而鲜会通”(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郭先生无论是对《内经》的校注,还是对《中国分省医籍考》的编写,真是做到了尊古训,开新篇,一丝不苟。

郭先生对人总是很宽容的,从未听说过先生道说过别人的事是非,其实他的心里象明镜一般。他对后生从不苛求并给予关爱。1990年,组织调我到附院去工作,我到先生那里去道别,虽然先生当时需要人手协助工作,还是高兴地支持我去新单位工作,他说,孔子讲人要立德、立言、立功,所谓立功就是人活着就要做事情。当我回想起这些话时,才渐渐地理解了先生为什么甘于寂寞,终老笔耕不辍,不停的工作啊。

当我站在先生的遗像前,默默地为他祈祷冥福时,我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清儒们所开创的对医经研究的校勘训诂派还有多少发展的空间?还有多少事情要做?郭先生去了,是一个治学方法时代的终结吗?还是要与时俱进去开拓中医文献学的新天地?呜呼,“路漫漫兮其修远”,后生们努力吧!

辛巳年冬月于天津中医学院中医系。

(收稿日期 2001-12-15)

悼 霭 师

崇化国学说孔孟,杏园医艺註岐黄。
一朝仙逝音容邈,道德文章万古长。

孙中堂敬挽

作者单位:300193 天津中医学院

作者简介:孙中堂(1957-),男,教授,郭霭春教授的研究生。

主要从事医史文献研究和医古文教学工作。